



象山米馒头。(资料图)

## 一笼 禹糕馒头

□何增辉

周日清晨，我闲来无事，沿着老街慢慢散步。转过街角，一家小店映入眼帘，招牌上写着：西周禹糕馒头。我的脚步不由得停了下来。

店内一派忙碌。老板一把掀开蒸笼，滚滚白雾扑面而来。里间，老板娘专心调和米面，另一位妇人将刚蒸好的馒头两两码齐，整齐地放进竹篮。氤氲水汽裹挟着清甜米香，一瞬间，年少旧事悄然浮上心头。

盛夏早稻收割完毕，稻谷晒干送进碾米厂，脱壳磨成细腻米粉，也就到了母亲给全家老小做禹糕馒头的时候。和面、加入酒酿糕头，搅拌得均匀细腻。年幼的妹妹总守在灶边，伸手去抓雪白的米粉，撒得满地都是，惹来母亲轻声的责备。我负责照看灶膛，柴火烧得旺盛，火苗烘得脸颊发烫。

备好原料，母亲铺平蒸笼布，用小勺舀起一团米浆，轻轻落在笼布上。米浆自然摊开，凝成圆润厚实的小圆饼。不多时，两屉蒸笼就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大锅里沸水翻滚，灶火熊熊燃起，把控火候这件事，母亲从不让我插手，生怕一时大意，糟蹋了整笼点心。

等待的时光满是期待。片刻之后，禹糕馒头蒸熟。笼盖掀开，米香混着淡淡的酒酿香气四下漫开，雾气中的米馒头如云朵跌落凡间，我和妹妹迫不及待伸手去拿，母亲连忙阻拦：“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烫着。”兄妹俩哪里还顾得上烫，捧着馒头咬上一口，软绵绵，甜津津的，这味道牢牢珍藏记忆深处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家家户户日子清贫。物资匮乏，母亲便就地取材，想方设法给孩子们解馋。一笼禹糕馒头，便是苦日子里难得的甜。一勺米浆盛满温情，腾腾热气，蒸出贫寒岁月里细碎的欢喜。生活纵然简朴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，都被收纳在小小的蒸笼之中。

耳边店主的闲谈，将我从往事里拉回当下。他笑着感慨，自己苦练手艺一整年，始终拿捏不好米浆的稠稀度，终究比不上妻子的手艺。我望着笼里形态朴素的禹糕馒头，会心一笑。

朝阳缓缓升起，金光穿过竹笼缝隙，落在雪白的馒头上。新一笼禹糕馒头新鲜出炉，我买了一袋。咬下一口，软糯香甜，口味一如往昔，心底却泛起一阵怅然。滋味未曾改变，童年纯粹的快乐却再也找寻不到。

提着冒着热气的馒头漫步街头，我渐渐醒悟：变的从来不是禹糕馒头。当年灶间跳动的柴火，母亲温柔的叮嘱，兄妹俩翘首以盼的欢喜，还有那段清贫安稳的乡村岁月，才是这口美味真正的灵魂。

美食留住了滋味，却留不住逝去的时光。街巷烟火年年如故，炊烟岁岁升腾，只是灶台边的亲人、无忧无虑的少年岁月，再也无法重来。人间烟火寻常平淡，唯有年少温情，永远定格在回忆里，再也无法复刻。

## 往来无白丁

□张正旭/文 朱思盼/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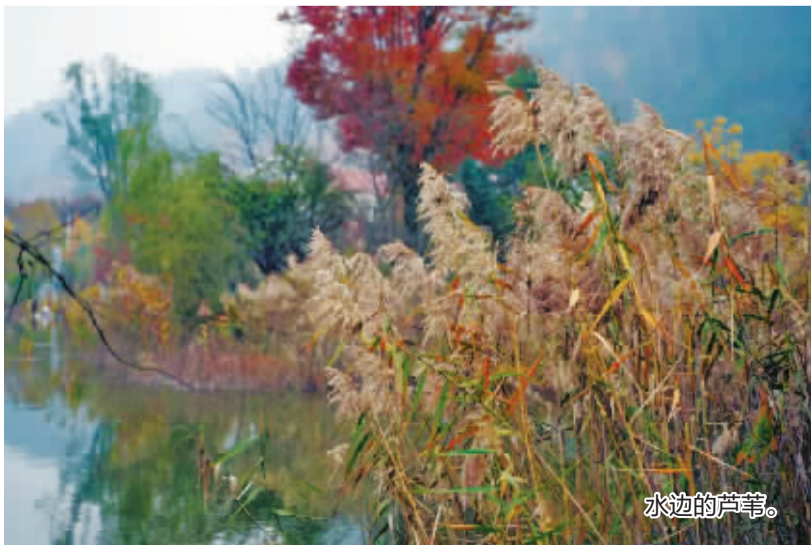
岁月如歌，每年这时候的记忆如松柏苍翠挺拔，迎着岁月的春风摇曳。犹记得，10多年前，我在慈溪某开发区工地上打工。工地一脚伸进东海，另一脚伸进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。那儿远离村庄，平时连一个人影也见不着，除了白天的鸟鸣以及东海的海浪声，一切都像静止了一样。工地还没开工，偌大的工地仅有3人看守材料。我在东方，其余两个人在西方。工地离街区还有20多公里，不通车，一条新修的碎石子路坑坑洼洼向前延伸。我们的生活品定期由管理员送来，蔬菜是白萝卜、白菜。很多人过不惯这里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原来看守材料的有16人，大都跑了，剩下我们3人最后坚守。尽管这里没网络，出行不便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里就是我修心养性的世外桃源。我在那段时间里，把带来的几部经典名著看完了，还在手机里写了好几篇小说保存了下来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在余姚打工的朋友小唐远道而来，我无以珍馐款待，一盘白萝卜、一盘白菜，还有一瓶白酒，摆开工地酒桌，东海做陪，开怀畅饮，聊天。那一晚，我俩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话说尽了，把一瓶白酒喝没了，把这个异乡的天空的星星和月亮都喝醉了。

小唐为了来看望我，从余姚转了好几次车，才到达我的工地。小唐在余姚一家园艺场打工，来时带给我一盆花，是杜鹃，满满的花骨朵儿，含苞待放。小唐说，这盆花与我朝暮相对，打工读书，坐在花前，闭眼就是深山，让我感受得到清风过山谷，看得见明月松间照，听得到山涧流小溪，还有松林之上鸟鸣落如雨。睁开眼，就是浪涛汹涌的东海，还有芦苇振臂高呼的呐喊。翌日，刚好管理员送生活品到工地上，小唐搭便车走了，我俩依依不舍，唯有那盆花张扬在时光里，挥手致敬。我想，小唐前来，一盘白

萝卜、一盘白菜，还有一瓶白酒，就是没有肉丁，这真叫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

由此，我想到了苏轼与刘贡父的“三白”戏谑趣事。“三白”最早见于朱弁《曲洧旧闻》。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，称“日享三白，食之甚美，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”。刘贡父追问何为“三白”，对曰：“一撮盐，一碟生萝卜，一碗饭，乃三白也”，引刘贡父大笑。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午饭，案上所设惟盐、萝卜、饭而已——盖取三白为晶字。饭后，苏轼回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晚饭，刘贡父心知是反击，仍好奇赴约，只是久坐半日不见饭菜，饥饿催促，只看苏轼慢条斯理解释：盐也毛（方言毛为无、没有之意），萝卜也毛，饭也毛，三无便是糞饭。刘贡父大笑。玩笑收场，苏轼才置办正经酒席待客。“三白”叙事不粘连于口欲之乐，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，趣味雅化。苏轼觉得“三白”之美，甚于山珍海味，以此来磨练清苦意志。“三白”故事此后屡见于宋人笔记，而叙事主人公或有所变更。如曾慥《高斋漫录》所记，钱穆父邀苏轼食晶饭，亦是“设饭一杯、萝卜一碟、白汤一盞”而已。宴邀之前记有苏轼的宴饮观，“寻常往来，须称家有无；草草相聚，不必过为具”，豁达、简约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。

小唐的到来，让我感动不已，因为文字情趣相通，在颠簸打工岁月中守护着那种纯真的情谊。在欲望滚滚红尘中，那盆清香雅致的杜鹃花馥郁了岁月。在东海偏远的地方，有朋自远方来，我想到了《陋室铭》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廉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……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‘何陋之有？’”人生有此一友，足矣！



水边的芦苇。